

# 论陶渊明诗歌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杨春旭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文学与生态的关系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生态美学已成为一个热点学科。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审视陶渊明的诗歌,其诗歌中蕴含的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生态社会等生态美学思想对当代的生态美学观的生成及其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挖掘古代文学经典中的生态资源对中国的生态美学建设富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陶渊明 生态思想 崇尚自然 天人合一 生态社会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13)02-0010-(04)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以及人口的急剧增长,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生态危机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态意识也不断提高,面对人类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在文学研究领域生态美学应时而生。生态美学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价值,探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美学资源,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歌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人类应对当前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确认识、运用这些生态思想将会对我们今后的社会实践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陶渊明诗歌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 一、崇尚自然的生态观

陶渊明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崇尚自然。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来源于老庄,“自然”一词在道家的论著中使用频率颇高。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看来,自然而然地顺应自然才是“道”的极致,自然万物各行其是,切勿人为力量的介入。由此可知,道家所谓的“自然”是自然而然之意,

顺乎自然而无为。在老子看来,人应该顺乎自然而无为,“无为”就是做事不要强为,要顺乎自然,只有如此做事才能成功。《老子》第六十四章中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又说“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庄子也有与老子类似的思想。他在《庄子·知北游》中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即以“无为”的方式尊重事物的本性,让事物处于自然而然的状态。可见,老庄的“无为”,并不是不“为”,而是要在“为”的过程中,顺乎天地自然本性而自然而然,方可“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对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陶渊明的很多诗歌都反映了其崇尚自然的思想。陶渊明诗文中自然的含义很丰富,一是天然的、原本的意思;二是自由的、不受外在制约的意思;三是真、朴、淳的意思。陶渊明对自然山水十分热爱,视大自然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他很率直地表达出不受世俗所羁热爱自然的本性。“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归去来兮辞》)。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出仕。在赴京任职的途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他在不得已而做官的同时,还表现出对田园生活美景的眷恋“久游恋

收稿日期:2013-03-12

作者简介:杨春旭(1983-),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

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于归林二首》）。“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圩，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自己愿在茅舍修身养性，也不愿入世为官。山水等自然景象，田园中的许多风物，使他陶醉，给他带来了在官场中不可能有的审美愉悦。正因为陶渊明对大自然矢志不渝的热爱，所以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才放声高歌：“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最终摆脱心之形役而回归于大自然的怀抱。陶渊明的这种选择本乎于自然天性，也是顺乎天性的正确选择。“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挣脱世俗心为行役的樊笼而重返自然，诗人是何等的惬意和自由自在。“返回自然集中地体现了陶渊明的人生哲学。在他看来世俗名禄好像罗网和樊笼，束缚人的天性；只有回到自发的状态与自然保持一致，才能得到自由。”<sup>[1]</sup>这不仅是身体的回归，更是心灵的回归。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生态观还表现在对自然的敬畏。他在《自祭文》中写道“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sup>[2]</sup>在诗人看来，自然是神奇的，令人敬畏的，人能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是何等的幸运。还说“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诗人认为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的规律，自然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听任自然的演变，让心灵永久地闲适安静。由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他放弃了物质的享乐而安贫乐道，认为“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和郭主簿二首》）。陶渊明的这种精神境界和生活态度启示人们不要过分追求物质享受，无节制向大自然索取，而要对大自然怀敬畏之心和关爱之心。

陶渊明诗歌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启发人们要顺乎事物发展的本性，尊重自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与自然平等对话，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普遍共生。显然，当代生态美学与陶渊明诗歌中所体现的崇尚自然和回归自然的生态思想，在建设良性的生态文明方面是一致的。

##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

西方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以来，作为主体的人类主宰着自然界，主客体的对立促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到了工业化时代，对自然的祛魅日益加剧，征服自然的后果加剧了自然生态的破坏。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论相反，中国古代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论思想，它打破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提倡物我同一，人与境谐。“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分别对立的关系。在中国文化里，认为人与自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亲密关系，人离不开自然，自然也离不开人。”<sup>[3]</sup>

陶渊明的诗歌处处表现出主观情怀与客观物象的浑然交融，诗人并非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去描绘自然，而是以忘情的姿态融入自然，物我两忘，从而营造出一个人与天地万物相交融的和谐境界。诗人与自然相交融的那份怡然自得随处可见“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固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九首》）诗人在简单的叙述中流露出对燕子的关爱，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人与物的和谐相处“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并序》）诗人与山水为伴，漱口濯足，徜徉于春日的美景中，是何等的惬意，何等的欢喜“风雪送馀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章山有奇歌。”（《腊日》）诗人在风雪中赏柳观梅，一边饮酒一边唱歌，美景、美酒使诗人不禁高歌：“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竟用新好，以怡余情。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停云并序》）园中之树和树上之鸟在诗人的眼中已不再是纯粹的物，而是情物合一的艺术化生命，所以才呈现出物我和鸣的美好境界。“策扶老以流栖，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诗人拄着手杖流连休憩，不时抬头远望，看到云无心从山中飘出，鸟倦飞了知道归还。这里，云和鸟已不是外在于诗人的景物了，而是同诗人当时休闲、自由的心境完全同化了。“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诗人的茅屋绿树环绕，周围花草丛生，树上鸟儿啼鸣，诗人不知不觉间已经融入了此情此境，这已经超越了主体对客体的单纯的审美“移情”，而

是上升到了一种主客体互动共鸣、和谐共生的整体化审美境界。物我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

陶渊明的（《饮酒》其五）更能体现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诗中的主体与客体在陶渊明的笔下化为了一体，达到了天然的浑融境界。诗人采菊于东篱下，悠然而见南山，傍晚夕阳西下时的山中佳气以及远归的飞鸟，在诗人心中构成了一幅绝妙的美景，令诗人如痴如醉，人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一体，人与菊、人与山、人与鸟得以和谐共生。这种物我和谐的境界，就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陶渊明是以自己的生命去体认自然山水的生命的。在这里，自然山水和人的思想感情是互动的。由物及心，我化与物，由心及物，物化于我。景趣两忘，两方面达到了一种和谐混化、溶融一体、归于本真的审美境界。”<sup>[4]</sup>

陶渊明诗歌中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对于我国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主体和客体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在生态系统中，没有绝对的主体，也没有绝对的客体，人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并非绝对的主体，这个世界并不是对人而存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固然有它的生存权利，而地球上其他生物也有它的生存权利。人过分的扩张自己的生存权就会影响其他生物的生存权，而最终又会影响到人的生存，因而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存在的。”<sup>[5]</sup>我们对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应该彻底反思，人类并不是自然万物的主宰，人类与自然万物同生共灭，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积极倡导“自然中心主义”，善待万物，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 三、乌托邦式的生态社会理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生态社会建设的基本主题是营造一个人与人和睦相处的良好社会环境，不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人与人应当和谐相处，相亲相爱。在陶渊明看来，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无贵贱、相亲且相爱的关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十二首》）陶渊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同爱，有了同爱，人与人之间才会亲和。他教育自己的儿子说“汝等虽不同

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与子俨等疏》）泛爱众生，与人有情，诗人把追求仁义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他非常真诚地与乡邻交往，“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间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五首》）“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饮酒二十并序》）这些诗句写诗人与乡邻的交往：辛勤的劳动归来，与乡邻亲切交谈、畅谈农事，与乡邻过门相呼，劳动之余以酒慰劳乡邻，一起饮酒，谈笑风声，可以使他忘掉疲倦。这些都非常真切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淳朴的、和谐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很亲切也很自然，是陶渊明理想的生活状态，人人和睦，其乐融融。他们的交往淳朴至极，率真至极，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达到了不分你我的境地，这显然是社会生态和谐完美表现。

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态社会理想在《桃花源记》里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桃花源是陶渊明创造的自然与勤劳的人们和谐共处的理想世界。在桃花源里，人与自然景物和带有人迹化的自然景物相亲相和。自然景物是质朴的，人是质朴的。自然景物、生产生活和民俗人情，是那樣的淳真，是那樣的和谐。“虽然桃花源的境界是一种乌托邦，但是这种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了一种生存理想，也使诗人的生存智慧得以集中体现。在这一境界中人与自然和睦相处，所有生命不分贵贱，平等相待，万事万物如其本然地繁衍生息，百姓安居乐业，四季风调雨顺，大地欣欣向荣，万物茁壮成长。在这和美境界的背后，是诗人升华人生的诗意情怀。”<sup>[6]</sup>这不仅表达了陶渊明对理想生态和谐社会的向往之情，同时也寄予了他诗意地栖居的生存愿望。

陶渊明诗作中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桃花源社会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状态，而这正符合了社会生态思想。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人，不管是作为自然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的人，要生存，要发展，都离不开和谐。

（下转第18页）

尤须提到的,白居易还有一首《寄题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侣》:“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时。渐伏酒魔休放醉,犹残口业未抛诗。君行过到炉峰下,为报东林长老知。”离别庐山草堂三十年后,白居易对草堂仍念念不能忘怀。此诗题中有“寄题”二字,乃是写好了诗,从他当时所在的洛阳寄来,转托他人题在草堂墙壁上。有原注文字为证:“此诗凭钱知进侍御往题草堂中也。从中可掂量出白居易的草堂情结以及对庐山的深情眷念!如果说,草堂组诗中的前六首近乎心灵的独白,那么后三首显然有传于后世,播于人口的意思在里面,这也体现着题壁诗立足于载体现场进行传播的重要功能。

就题壁诗这一文化现象而言,白居易草堂题壁组诗,提供了一份典型的个案。

结语:在名家大家题作的篇章数量上、在题

壁场所的局部密集程度上、在呈现方式和形态的丰富多样上,庐山题壁诗兼而有之,且甚为突出。尤其是,其典型的个案(如白居易草堂题壁组诗)以非常丰富的现场信息和心理内涵而引人关注,为题壁诗的研究,提供了地域性的范型和案例。

#### 参考文献:

- [1]李德辉撰.唐人题壁诗诸问题探论[J].襄樊学院学报,2005(3):77.
- [2]吴宗慈编撰,胡迎建,宗九奇,胡克沛校注.庐山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1.
- [3]岳毅平.中国古代园林人物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84.

(责任编辑 秦川)

(上接第12页)

人、社会、自然位于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生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紧密相关。因此,陶渊明诗歌中带有乌托邦式的生态社会思想对当今的生态社会建设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综上所述,陶渊明诗歌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这些生态思想无疑可以为当下人类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思想借鉴和理论指导,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以平等的姿态对待自然,善待万物,以审美的眼光发现自然的美,用心感悟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使人类在未来能够诗意地栖居。

#### 参考文献:

-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6.143.

- [2]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381.
- [3]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35.
- [4]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363.
- [5]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8.
- [6]周进珍.论陶渊明的生存智慧[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34.

(责任编辑 秦川)